

杜甫，秋日来信

□张杰



长江瞿塘峡(无人机全景照片)。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后辈诸君：

千载光阴，倏忽而过，我身早已湮没于岁月尘烟，然笔墨有心、山河未改。昔年夔州深秋，高台临风、长江望远的一腔心绪，久久萦绕，未曾随流年消散。今日借一纸素笺，以诗为语，与千载之后的你，闲话山河，细说平生。

大历元年(766年)暮春，我带着一家老小，从蜀中顺江而下，本意是回北方的故乡。船至夔州(今重庆奉节一带)，也许是累了，也许是这一方山水留人，我停了下来。未曾预料，在夔州这一停，竟成了我晚年近两年的安稳时光，也迎来我诗歌生命中又一次惊人喷发。也是在这里，我写下了《登高》一诗。

你或许会问，夔州有何特别之处，竟然让我在这里文思泉涌，写了这么多作品？答案或许跟这里的地理高度相关。三峡的雄奇、险峻、苍茫给了很多先贤前辈诗人同行灵感，也深深震撼了我。它不像我中原故乡的坦荡无垠，也跟“春夜喜雨”的温润成都不同。这里山是陡的，水是急的，猿声是哀的。站在这片土地上，人几乎很难不感到个体的渺小，也无法不思考生命与时空的宏大命题。外在的战乱与喧嚣被群山暂时屏蔽，内心的思绪却因这里自然的闭塞和惊险被放大。

在夔州生活期间，有一个深秋，我独自登上一个高台。眼前的景色促成我在《登高》开篇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



杜甫

罗乐 绘

《登高》

□唐·杜甫
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
渚清沙白鸟飞回。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
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
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艰难苦恨繁霜鬓，
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
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

“登高悲秋”是一个著名的诗词主题。宋玉、孟浩然、王维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同行、前辈都写过，留下很多传世之作。宋玉悲的是个人际遇，孟浩然哭的是功名未就，王维愁的是佳节思亲。他们的悲伤，都有具体而微的生命缘由。可那天，当我在夔州高台站定，我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痛、漂泊或贫寒，而是风，是天，是猿啼，是沙洲，是飞鸟。最

后，是那占据我整个视野与心灵的“无边落木”与“不尽长江”。所以，我没有先写自己的悲伤，而是把我看到的、听到的天地，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。

一首诗写出来就不再只属于自己，我也被自己写出来的这两句诗句的力量“吓”到了。身为这首诗的作者，我想，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来自于我自己，而是我努力把我的生命，放到了宇宙的尺度上去衡量。悲伤，于是有了重量与体积；个人的“伤怀”，升腾为天地的“悲壮”。

我当时的状况的确不太好，漂泊无定、年迈多病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我听说，另外一个异代知音、宋人罗大经在这十四个字里，品味出好多层悲苦：离家万里是悲，常年漂泊是悲，偏又逢秋是悲，孤独登台是悲，扶病登台是悲，人生暮年多病是悲，一生不过百年而光阴虚掷更是悲……他分析得很深刻，有些未必是我作为作者意识到的。奇妙的是，当这浓缩了“万里”与“百年”所有困苦的小小身影，被置于“无边”与“不尽”的宇宙幕布前时，一种深刻的平衡发生了——一种对存在境遇的深切观照与全盘确认出现了，那么多的悲被稀释了。

全诗终章，我写“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”。世人常道，“停杯”是悲恸到极致的落寞，是壮志难酬、晚景凄凉的万般无奈。但于我而言，这不是悲情的终点，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清醒自

持，是饱经磨难后的坚韧笃定。半生奔波，功业无成、青春已逝、健康不再，连借酒消愁的慰藉也尽数断绝。可当所有外在依托皆落空，人方能直面最本真的人生境遇，坦然接纳所有艰难困苦、遗憾缺陷，在绝境之中守住本心、立住自身。

或许千年后的你们，也会有与我相似的困境。当你们生活在一个更广阔的“万里”之中，我所漂泊过的地方，肯定会发生很大变化。但不管什么时代，生而为人，行迹漂泊，身份流转的状态或许难以避免，“常作客”或许是常态。你们或许也会常有一种“独登台”的孤独，有那种置身人海，心绪却无人可倾诉的时刻。

我想说的是，当你们偶感压力时，或许可以试试我当年的方法：把视线暂时从眼前的烦忧上移开，抬到“无边落木”和“不尽长江”的高度。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想想更悠长的时间，给困顿的心灵打开一扇透气的窗，让个人的烦恼在更宏大的叙事面前，得到些许的安顿与释然。

那天的江风确实很冷，水声震耳欲聋。我站在夔州的高台感慨、回忆、表达，走下高台，我依然要去面对眼前的漂泊生活。但这首《登高》，安慰了那个时刻的自己。我也希望，这首诗连同那片山河，给千年之后正在“登高”的你带去启发和力量。

杜甫

于时间之河对岸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